

凉生

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

4

明月归

这一生，遇到过你，
便已经是最好的团圆。

乐小米
LENGMI MI

YOU HAVE

LOVED

ENOUGH

凉生系列 / 完美
大结局

凉生

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

4

〔明月归〕

乐小米 著

新世界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凉生, 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. 4, 明月归 / 乐小米著. -- 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4.12

ISBN 978-7-5104-4846-1

I. ①凉… II. ①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21441号

凉生, 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4之明月归

策 划: 北京记忆坊文化

作 者: 乐小米

责任编辑: 杨雪春

特约编辑: 紫 木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冯宏霞

装帧设计: 居 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 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<http://www.nwp.cn>

本社英文网址: 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: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670×970 1/16

字数: 300千 印张: 21

版次: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04-4846-1

定价: 29.80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客服电话: (010) 64813793

卷目

下篇：明月归

〔凉生，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4〕

归鸿旧约霜前至，可寄香笺字？

不如前事不思量，且枕红蕤欹侧看斜阳。

目录

Contents

〔下篇：明月归〕

- | | |
|---|-----|
| 〔Chapter 09 离乱·长亭怨〕
山盟虽在，锦书难托。 | 001 |
| 〔Chapter 10 际会·西江月〕
回眸三生琥珀色，转身一世琉璃白。 | 040 |
| 〔Chapter 11 破镜·鹊桥仙〕
无限江山，别时容易见时难。 | 070 |
| 〔Chapter 12 婚礼·惜余欢〕
有花堪折直须折。 | 093 |
| 〔Chapter 13 同心·何满子〕
双泪落君前。 | 126 |
| 〔Chapter 14 遗恨·小重山〕
多情自古空余恨。 | 200 |
| 〔Chapter 15 终老·丁香结〕
云中谁寄锦书来。 | 246 |
| 〔尾声 浮生梦〕
起落参商终不见，人如棋子梦如真。 | 315 |

[Chapter 09 离乱·长亭怨]

——山盟虽在，锦书难托。

107 更深露重的，以后晚上别乱跑。

清晨醒来，有些凉意。

一夜之后，巴黎已是六月的天气。

只是，虽说是入了夏，却还残留着春末乍暖还寒的微冷气息。

我走到窗前，撩开窗纱，淡淡晨雾之中，凉生正在园内，似是调匀呼吸，大约是晨跑之后。

晨光拂过他清俊的脸，透亮的汗珠在阳光下染成淡金色，吻过他的颈项，白色T恤被汗水黏湿，紧贴着他起伏的胸膛。

诱惑的身体，禁欲系的脸……小说里都是这么写吧？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一刻，我脑子里竟然会闪过这么一连串奇怪的形容词，然后，自己都觉得丢人。

楼下，凉生似是准备回房，转身时，抬头，眸光突然掠过我的窗台，我的心跳顿时漏了几拍，迅速放下窗纱，躲在窗后。

晃动着的白色窗纱，是道破天机的欲盖弥彰。

他低头，许是也觉得我紧张得莫名其妙。低眉垂眸中，难辨表情，只是唇角无奈一勾。

早晨，我磨磨蹭蹭很久，才下楼，餐桌前，瞟向他的眼神，有些做贼心虚的味道，倒不是为今早鬼鬼祟祟的“偷窥”，更多的是记挂着昨夜嫌隙。

昨夜夜探程宅，虽然凉生没有直接戳穿，但我到底心有内疚，几乎一夜无眠；那天

夜里发生的一切，如同默片里的镜头一样反复闪回着，眼前反反复复都是——他眼眸里痛楚的光，他触碰我发丝时手指微冷的温度……

我是多么地不想欺瞒他，多么地不想他难过。

从小到大，我最不想的事情，就是让他难过。

可是，那一时，那一刻，那个叫程天佑的男人，却偏偏又是我哪怕拿命都愿意去抵去偿的一桩心债。

他因我遇险，因我目盲。

我怎么能硬下心肠，去躲，去藏，去不担当？

早餐桌上，我小块小块地掰着面包，仿佛掰着自己荒草连天的心事，一块一块，却怎么也掰扯不明白。

凉生坐在餐桌对面，表情却意外地平静，仿佛今晨的尴尬和昨夜的不快都不曾存在过一般。

他已吃过早餐，一面喝咖啡，一面看报纸，嘴唇微抿，眼角眉梢间，是一派若无其事的安静。

我看着他，心事越发暗沉，满满地，挤压在胸口，不觉间干咳了几声；他闻声，抬眼，声音微冷，问，感冒了？

我抬头，说，啊？哦，没有吧？可能刚刚面包有些干，噎着……阿嚏——

我的话音未落，一只有力的大手已经覆上我的额头，袖口间，是淡淡的报纸油墨与清爽须后水混合的香气——他不知何时已经走到我眼前；我下意识地想要躲闪，他唇齿轻启，淡淡两字，别动。

声音很低，于我，却是不容违抗的坚定。

温热的掌心，微冷的指端。

银质的袖扣，泛着冰冷的光。

他就在我的面前，身姿挺拔，如岩岩青山，掌心覆在我的额上，压迫间却是一种可依靠的存在。

我的鼻子不由得一酸，我又想起了我们的小时候。

那些如同被疯长的时光荒草埋没的童年以及少年时光里，年长我两岁的他，在我每次感冒生病时，都用他的手掌横在我的额前试着温度。

那时的月光如可以封印时光的琥珀，包裹着软软小小的我，魏家坪的院落里，同样小小的他。小小的他将小小的掌心贴在我乱发蓬蓬的滚烫额头上，那只叫做小咪的猫，在月光下，仰望着小小的我们俩……

时光啊，是如何，让当初一双小小的手，小小的温柔，变成了如今一双大大的手；而那个童声童气对我说着“姜生，乖啊，别乱动”的小男孩，已经变成了眼前这个容颜

清俊的男子。

皱着眉，敛着声，一句“别动”，冷淡却又暗含紧张。

……

他的手从我的额前挪开，老陈早已将体温计送到他手边，他摆摆手，声音依然冷淡，说，没事。

他如同往常一样对老陈说，你准备一下，我出门。

然后，眼尾淡淡扫了我一眼，补了一句，怕是，昨晚，着凉了。

老陈收起体温计，偷瞄了一眼不作声的我，和断得一手好句的凉生，然后，给他拿来早已准备好的外套和公文包。

凉生披上外套，老陈帮他打理整齐，他离开前，转头看看我，说，你，在家，多喝水，休息，语言课和安德鲁那里，就停了吧。

我刚要说，那怎么行？

他立刻又补了一句更意味深长的话，更深露重的，以后，晚上别乱跑。

他补的这一句，硬生生将我已到嘴边的那句“那怎么行”给憋回去了；他看我似有话在嘴边，眼尾微挑，问，怎么？

我忙摇头，捂着嘴，说，没什么。

我怕他再问，忙端起手边的玻璃杯，大口大口地喝起水来，一面喝，一面偷偷瞟他，他也不多问，冷着小脸，转身离开了。

——更深露重的，以后晚上别乱跑。

——那怎么行？

这要是话赶话的接上了，真是自寻死路的节奏。

就跟一常年在外的山大王发现了他的压寨小妾在外面养小白脸，然后警告道——以后可给我长点儿心！记得恪守妇道！

然后小妾好死不死来一句——那怎么可能！

下面一定是，给我拖出去斩了！！！！

甚至，剁了！

108 心有千千结。

我隔着窗户，目送凉生离开。

黑色的汽车载着静默的他离开，消失在喧嚣的城市街道之中。

我仰起脸，望着这座城。

就是这座叫做巴黎的城，让十九岁的他，长长的一场奔赴，四年时光，将我和我的

距离变成了天涯海角。

就是这座叫巴黎的城啊。

如果当初，十九岁的他不曾离开，那么，我们的际遇，会不会与现在不一样？

小绵瓜在一旁，看到凉生走后，忙踮着脚扑到我身边来，说，姜生姐姐，姜生姐姐，我们去看程叔叔吧。

我回过神来，低头，认真看着她的小脸蛋，说，我们……不能。

小绵瓜的小眉头微微一皱，嘴巴轻轻撅了一下，小女孩受委屈时特有的小表情，说，为什么？因为凉生哥哥来法国了吗？

她说，可是……今天是儿童节。

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

小绵瓜看我神色如此黯然，又立刻哄我。

她说，姐姐，你别难过，小绵瓜不去找程叔叔了。嗯，小绵瓜去找安德鲁玩！也很开心的。说完，她就蹦着跳着离开了；她努力用雀跃的步子，似乎想证明给我看，她不去找程天佑也是快乐的。

我看着她，心下百种滋味。

我们活着，从小到大，都在学着一个本领——掩饰自己的心。

掩饰着，掩饰着，到最后，连自己也忘记了，这心里，到底什么才是自己最想要的快乐。

我叹了口气，抬头，望着远方。

巴黎的天，蓝的透亮，巨大的云朵浮在空中，宛若迷途的洁白羔羊。我知道，那云朵之下，是那个叫程天佑的男子在巴黎郊外的家。

那里的一草一木，一树一花，都有他的影子与气息。

凉生不在巴黎的那段时光里，我曾躲在一个叫“阿多”的名字后面，给他我急于补偿的一切。

我曾在阳光很好的早晨，为他剪过长长的遮过眼的头发。

我曾在微雨的午后，给他备下一杯不烫也不凉刚好入口的红茶。

我曾静静地在他的身后，看着大荧屏的光影落在他英俊的脸上；那些浮影和光，落在他英俊如雕塑的脸上，他却什么也看到。

那些恨不能替的日子里，放大的爱恨纠缠，竟也想过，就此一生了；甚至，妄想时间在他赠与我的旧书卷里荒芜——没有了旧的人，没有了旧的事，没有了魏家坪，甚至没有了那个叫姜生的姑娘……然后，在这个崭新而又古老故事里，他是落难的翩翩浊世佳公子，而我，只是一个欲报他舍命之恩的叫“阿多”的小狐女……

……

可笑的是，此时此刻。

此时此刻，我却只能呆呆地站在远处，遥望着他的住处。

心有千千结。

109 我怕的是凉生去找程天佑了！

安德鲁进来，问我，为什么一大早凉生的脸跟埋在雪山里一样冷？

我不知如何回答，老陈在一旁笑着解围，说，先生啊，他最近事务缠身。然后，他对安德鲁说，先生说，小姐感冒了，今天的课可以停了。

我轻咳，说，没关系，我可以。

整整一上午课，我都心不在焉。

只要一想起昨夜，我就心有不安。下课后，已近中午，我试探着，给凉生发了条短信，问他，干吗呢？

然后，惴惴不安地等他回复。

很快，他回了短信。

也是三个字：想我了？

我的心登时一乱，跟甩烫手山芋一样将手机扔到房间里离自己最远的位置。

过了一会儿，我又按捺不住，悄悄伸着脖子，看那手机是否有动静，半晌，屏幕上莹白的光一亮，我就又不争气地跑过去瞄了一眼——

墨迹天气。

我居然会有些怅然。

当手机屏幕再次在我手里闪亮，我低头，是凉生。

他说：那就是想了。

我仿佛看得到，他眼眸如星，唇角含笑，一时间，心乱如麻，将手机直接捂在被子里面，然后又在上面压了两个枕头，方觉得心安。

那天，一直到很晚，凉生都没有回来。

小绵瓜跟安德鲁出门了，我独自吃过晚饭，准备上楼，老陈走了过来，欲言又止的表情，他说，小姐。

我看着他，说，怎么？

他沉默着，为难至极的表情，犹豫再三，说，小姐，我就多嘴了。先生来巴黎就是为了陪小姐的，怎么今天偏偏却出门了呢？而且小姐还生病……

我以为他又犯了话里有话的毛病，面有不悦。

我说，陈叔，这是脑筋急转弯吗？你是想告诉我，先生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，又或者去陪某个名媛？

老陈连忙解释说，小姐，您误会我了！我是担心先生他今天说是出门办事，其实是因为您去找大少爷了！

我心一惊，说，你说什么？！

老陈生怕我弱智，忙字正腔圆地帮我连名字都翻译出来，说，唉！我怕凉生是为昨天的事儿去找程天佑了！

然后，他一面摇头，一面着急地叹息着，打他电话一直关机！这要是再出什么乱子，我可怎么跟周总和程老爷子交代……哎……小姐，你别……别去啊……你去了不是给他们两个人火上浇油，更乱了吗……

110 另外，姜小姐，我需要给您纠正一个字，不是“嫁”。

我心急如焚，既担心凉生出事，又担心天佑失明的秘密被他撞破。

当我搭车飞奔到程天佑巴黎郊外的别墅时，这里突来的冷寂让我有些不适应起来，居然没人护院——往日，这里是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的。

不会是凉生来过……出什么事了吧？

我疾步走进门，不见任何人，只见钱伯端坐在茶室里，他的脚边放着一只行李箱。

钱伯见到我，一副等了我许久的表情，说，姜小姐，你终于来了。

我口不择言，说，凉生呢？

钱伯微愕，很显然他没想到我会这么问，眉毛轻轻地动了动，却极和蔼，说，这是大少爷的居所。

我略尴尬，忙解释道，我……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，昨天晚上，我来这里，凉生知道了。我以为他来找天佑了，我害怕、害怕出事……

钱伯笑笑，说，害怕出事？害怕谁出事？天佑？还是凉生？

我哑然。

当发现凉生并没有来这里，也就松了口气。我问钱伯，天佑呢？然后，我瞟了瞟他脚边的行李箱，愣了一下，问，您……这是？

钱伯看着我，并没有直接回答，他说，姜小姐，这些时日，大少爷多亏您照顾，否则，我都不知道，他能不能撑到现在。

他叹了口气，那么骄傲的一个人。

我听得心酸，低头，声音极小，这是我欠他的。

他看着我，缓缓地说，若他先百年，百年后，我披麻葬他；若我先百年，百年后，我魂魄必来相守，姜小姐对大少爷用心至此，也就不欠了。

披麻葬他？魂魄相守？我苦笑。

这个与我有着赴死之举、救命之恩、甚至……床第之欢的男子，在今天，小绵瓜让我陪她来找他，我都没勇气前来——曾在脑海里幻想过的无数次为他天崩地裂、地覆天

翻，到最后，竟都抵不过凉生昨夜的一次容颜不展。

多情的人，却原来是最无情！想到这里，我难过极了，低声说，我还是欠了。

钱伯突然笑了，说，其实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不欠人的人。问题是，你欠了他，想还吗？

我猛抬头，望着他。

这时，一位穿着工人装的女工端来一碗滋补品，这是我从未在此见过的面孔，许是新来的工人。

钱伯看了看她，说，许姐，你下去吧。

钱伯轻轻将碗推到我的眼前，用戏文念白般的腔调说道——阿胶一碗，芝麻一盞，白米红馅蜜饯。粉腮似羞，杏花春雨带笑看。润了青春，保了天年，有了本钱。

我不解，看着他。

他自顾自地说，这啊，是白朴《秋夜梧桐雨之锦上花》里的。

他不提白朴还好，一提白朴，我不免又想起了他昔日在三亚，一句“女嫁三夫”对我的暗讽。

在巴黎这段时日的相处，他老顽童似的模样，让我几乎都忘记了，他是程宅里的那只吃人不吐骨头的笑面虎了。

他似乎并不在乎我的反应，仿佛是陷在某种旧年的回忆里一般，说，很久之前啊，我就是这样哄着老夫人吃东西。她总是会笑，说，咱程家的蜜都抹到你嘴巴上了。

他叹气，我陪着她从韶华走到红颜不再，一直到她五十九岁那年离世……这么好的家世，她该和老爷子一样，活个大寿数才对……

说到这里，他叹气，程家的男人啊，从老爷子那一代起，就没有一个是省心的。不过，也是，天下男人哪有省心的呢。

我看着他，突然明白，他的这些回忆，这些感喟，都不过是陪衬，唯有最后这些，才是真真实实说给我听的。

他看着我，说，姜小姐总说自己对大少爷心有所欠，我老眼昏花也能看得出，姜小姐急于偿还之情。我说得对吧，姜小姐？

我看着他。有时候，明知是坑，这样的话扑了过来，你却又不能不点头。

而且，他说得对，如果我能弥补天佑，能让他重见光明，能让他此生平安快乐，即使是拿命来还他，我也不会说半个“不”字。

钱伯见我紧张，似有防备之意，很和蔼地笑笑，将一个文件袋递给我，说，其实，偿还他，很简单。

我狐疑地打开，里面是一沓简历——

姓名：文雅

英文名：Chris

性别：女

生日：1989年12月17日

简介：台湾人，出生于美国西雅图，2011年，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，供职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。父亲文昆仑，曾是美林证券的股票经纪人；母亲关欣，家庭主妇。2002年5月25日，中华航空611号班机在澎湖外海空中解体，文昆仑、关欣夫妇罹难，文雅13岁起，随叔父文航移居法国生活，2012年1月，与时风星空集团执行董事程天佑邂逅于巴黎塞纳河上……

这洋洋洒洒的与我无关的简历上，却赫然贴着我的照片！甚至包括，护照，出生纸，从小学到大学的毕业证书，无一不是我各个年龄段的照片！还有一张今天晚上回国的机票，赫然印着“文雅”两个字！

我的情绪突然激动起来，抬头，看着钱伯，问，这是什么？！

钱伯定定地看着我，似是主意早已打定，他缓缓地开口，说，大少爷已经在国内等着文小姐您了。

我苦笑了一下，说，所以，就是说，换个体面的名字和身份，去匹配、去嫁你们家大少爷是吗？

钱伯没说话。

我眼里的泪冲撞着眼角，脸别向一旁，忍了又忍，却还是抖着声音，问，他也是这样想吗？

钱伯很冷静地看着我，反问，您觉得他会这么想吗？

他说，一个像他这样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的男子，若是大脑里还有点理智，还有“匹配”两个字，就根本不会去选择爱上你。

我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，可是拿着文件袋的手却抖动得一塌糊涂，我望着钱伯，说，就因为我穷，我没身份，没地位，所以，你们就可以这样对我？篡改我的一切，我的身世，我的爱情，我的婚配，是吗？

钱伯看着我，依旧那么冷静，似乎我所有的激动和失控的情绪，在他那里，都不足以激起哪怕一丝的浪花。

他拿起行李，轻轻欠身，声音那么坦然，说，程家有人想要您的命，有人想要您的人，我不过是一个在这夹缝里想兼顾左右的下人而已。

他说，不管您怎样想我，我还是在三亚的那句话，这只是我唯一能想到的，你可以存在于大少爷身边的办法；也算，对老爷子那边有个交代。更重要的是，将来，您在大少爷身边了，但凡有好事者——无论是有心的商业对手，还是无心的市井小民，八卦起您来，那些过去的……

他看了我一眼，毫不掩饰他是在努力想一个合适的词汇来减轻我的不适感，他说，嗯……过去的陈年杂事……要是被连根挖出，曝光出来，程家脸上不好看，您脸上也不会好看。我这么做，是为了程家，也是为了您。

我看着他，手脚冰凉。

不知积蓄了多久的底气，我将那一摞纸狠狠地扔向他，说，现在我就告诉你，我不会嫁给你们大少爷的，更不会用这个破名字嫁给他的！

钱伯并不生气，他隔着漫天的白纸看着我，说，其实，姜小姐，我需要给您纠正一个字，不是“嫁”。

他说，是的，我有能力篡改您的身世，您的爱情，却真的没有能力篡改您的婚配！“文雅”这个身份，不过是个身世清白的女孩子而已。

他停顿了一下，说，当然，即使我真有那通天能力，为您篡改成一个可以匹配程家的豪门千金、贵族小姐，明媒正娶嫁入了程家，也未必是您的福分。

他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桌上的那碗阿胶膏，又看了看我，说，您不会希望此生之后的每个长长的他不回家的夜晚里，由一个下人去哄着您开心，去喝着一碗一碗挽留青春却挽留不住男人的汤水吧？

最后，他叹气，语气如同和蔼的长辈一样，却更像是讽刺我的痴心妄想，说，何况，我没有那通天的能力。别说我，就是大少爷自己，也没这个能力！富家公子的婚姻，从来都由不得自己！

他的话兜头而来，丝毫不留情面。

我就傻站在那里，被“啪”打脸了，还是千手观音打的，一群千手观音组团打的——让你傲娇不嫁，人家直接告诉你，别做梦了，谁让你做妻来着，是让你做妾，不，是妾都不如！

他弯腰，从那堆乱纸里捡起那张机票，仔细端量，压在那碗阿胶膏下面，说，文小姐，这张机票的日期可以随时改签，大少爷在国内等您。

他提着行李箱，走到门口，回头，说，哦，当然，您也可以当我今天什么也没说，开开心心地留在巴黎。

我看着他，呵，这突来的善良。

他眼睛微微一眯，说，毕竟他这次手术如果失败了，将永远失明！谁愿意陪一个瞎子过一辈子呢？即使他富可敌国，即使他是因为您变成这样。

他说，愿您，在巴黎一生心安。

111 谁没有个纠缠不清的前任，谁都不好意思出门跟人打招呼不是吗？！

不知多久，我才在那些翻飞在地上的白纸间清醒过来；它们在风中，不断地翻飞着，毫无目的地，从这个角落到哪个角落。

清风真的是无情的东西，从来不问问那些翻飞在它怀里的东西，到底想去往哪里；清风也真的是最多情的东西，它用最温柔的手，拂过每一寸它经过的地方。

我在那个房子里待了很久，很久，蹲坐在冰凉的地板上，试图让自己清醒，内心已经不知是何滋味，只觉得有种透骨的悲凉，在这漫天玄色里，无边无际。

以至于当那沉重而迟疑的脚步在这个院落里响起、渐行渐近时，我都不曾发觉；不曾发觉的，还有他凝望着我的那一寸寸的悲伤目光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他缓缓地开口，声音很轻很轻，轻到可以听不出悲伤。

他说，老陈说你来了这里了，我不信。

我的意识缓缓地回到身体里，猛抬头，才惊觉凉生站在我眼前。

我吃惊，喃喃，凉生？！

他身后，是漫天的星辰，璀璨得太过喧嚣，让他立在这漫天繁华中的他显得格外清冷孤单。

他没回应，眉眼之间，似是已被这更深露重的暮春之夜凉透，他嘴角紧紧抿着，已不知如何宣泄。

他说，原来，你真的在这里。

……

我心焦地解释，我说，我以为你在这里！老陈说……

他突然笑了，打断了我，说，我在这里？！

他就这么望着我，目光比夜凉，怀里抱着的居然是冬菇那只傲娇的猫。

我看着他，心有万语千言，一时之间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，该怎么来解释，这理由虽真实，却真荒唐。

他俯下身，将冬菇放到地上。

他开口，语气很轻很淡，仿佛在说着与此刻心情无关的话语一样，他说，我怕你孤单，所以把它也带来了。

他说，它这些天一直在检疫那里隔离着，今天，去了那么久，就是为等隔离期满。

他说，我想给你惊喜。

他俯身，望着我，那么仔细地望着我，眼睛里的光芒渐渐地冰冷，如同碎银，语调也渐渐地高了起来，他说，我想让你在这里不孤单。他说，我想给你我所能给的一切！倾尽所能，倾尽所有！只要你开口，只要我有！可是……

他顿住，悲凉地看了看四周，望着我，说，是不是只有他，只有他能让你不寂寞不孤单！哪怕你明明知道，他！来！不过是逢场作戏的一时贪欢！他！去！也是花花公子的游戏人间！

我看着他。这张熟悉而陌生的脸，俊眉，秀眼，悲凉，冷冽，禁欲，却又充满了诱惑的脸。

这张脸啊，蛊惑了我整个懵懂青春，引诱了我少女时所有的爱情。

我突然笑了，难过而倔强。

我说，是啊！只有他能让我寂寞！

他双唇紧闭。

我笑，摊手，所以，他薄情负心，他弃我如敝屣，我都上杆子不撒手！怎样？他来

了巴黎，我就忘记他三亚给我的伤害，我就不知廉耻跑来陪他！怎样？你不是也一样，将我抛在法国，自己在国内陪了未央半年？！

我的声音突然高了起来，我说，谁没有个纠缠不清的前任，谁都不好意思出门跟人打招呼不是吗？！

这小半年时光里的等待，他在国内的迟迟不来，对他和未央纠缠的暗自猜忌，还有那些堆积了太久的悲伤、难过，顷刻间全爆发了。

嫉妒是一条毒蛇，不知不觉间吞噬了你的心——哪怕你明明自知没资格。

你！

凉生被呛住。

我笑，指着自己的胸口，说，对啊，我！我自轻自贱，我不知廉耻！我寂寞难挨！我水性杨花！又怎样了？

凉生的手紧紧地护着自己的胸口，看着我。

我看着他，眼泪在心底哗哗地流，我说，我是一个孤女。从你在十九岁将我遗弃开始，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孤女！无父无母无兄长！那年，我十七岁，我什么都不会！你可以失忆！你有你的外公！我呢？我有什么？我只有你！你却将我抛弃了！从此，我的人生，就被你亲手和你口中的浪子绑在一起了！

凉生看着我，嘴巴动了动，想说什么，却又不知道说什么。很显然，他没有想到，我会提起这些尘封了多年的旧事。

一些旧事，翻起来谁都会痛，所以，谁都不去翻，不去碰，因为怕痛，因为想保全眼前的脆弱的幸福或者相安。

有人说，女人总会去埋怨我们第一个爱过的人；因为他们当时的放手或者离开，才让我们从此流离失所在此后各色爱情之中，遍体鳞伤，无枝可依。

虽然，这个逻辑很强盗，很可笑。

我却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我说，后来，我大学毕业了，我回来了，你又去了哪里？你在巴黎，在这灯红酒绿的城市里，有你的富贵，你的新生！我有的，却是天天在找你！每天晚上，我都是哭着睡去，每天早晨，又哭着醒来！

我说，我爱上了自己的哥哥！

这么多年来压抑的情绪，一旦爆发，便如同出笼的猛虎，难于驾驭。

我迎着他的眸光，毫无退缩之意，我说，这十多年来，这种羞耻的爱慕逼得我窒息逼得我发疯！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肮脏的女孩子，因为我爱上了自己的哥哥！可我却挡不住我的心我的爱情，它们在暗无天日里滋长，独自痛苦又独自幸福！

我看着他，说，可是，凉生，这么多年来，你除了逃避，你做了什么？！不！不！你不要说话，不要解释，不要说，你作为一个哥哥，不能去让这种耻辱的事情发生，不要用你的高大上那一套来为自己解释！我敬你！我怎能不敬你？！我敬你为人兄长的隐忍克制！才没让这有悖人伦的情感发生！所以，你以为我会感激你？不！不！不！我更

恨你！恨你身为一个男人对感情的软弱辜负！

那一刻，我想起了程天佑，想起了那个夜晚，他冷冷的眸子，冷冷的话——“若我是他，若是我爱你，就是天王老子拉着你的手，我也会带你走！”

此后，那些疯狂不知数的暗夜，我也曾无数次地想过，如果我的凉生，我的凉生，他敢这么不管不顾……

我的言语激烈如毒，凉生的眼眶渐渐变得通红，他抬头，想安抚我，却又不知道怎么办。

用哪一种语言，用哪一个肢体动作。

而那一刻，我根本不需要他的安慰，我只是宣泄着这么多年被捆绑在暗无天日之中的痛苦。

我看着他好看的容颜，好看的眼，那种仿佛我连想都是罪的禁忌的美，在此刻，就在我的眼前。

我突然，伸手，轻轻地触碰到了他的脸。

他的皮肤，此刻，就在我早已冰冷的指尖下，那种温度，那种我以为我这辈子永远都不会感知的温度。

我不肯让眼泪流出来，泪眼之中却又长出了花。我端望着他，像是端望着我曾经纯白而苍凉的青春。我喃喃着，我的第一个吻，我的第一个拥抱，我的第一个夜晚，我的第一个孩子……那些恶心透顶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之后，我的一辈子都被毁掉了！凉生你知道不知道！

隐忍的眼泪滴落唇角，我抚着他的脸，绝望地说，我宁肯毁掉这一切的是你，而不是其他什么别的男人！

我说，哪怕你是我亲哥哥！哪怕它是羞耻的违背伦理的！哪怕我此生背负着一生的骂名和罪恶感！但我的心却是幸福的是不后悔的！你知道不知道！可凉生，那些时候，你又都在哪里？

我终于泪如雨下。

凉生震惊地看着我，似乎他从没有想过，有一天安静如我，也会说出这么逆天而荒唐的话。

他的喉咙抖动着，像是将我经历过的那些苦楚一一体味过似的，他伸手，试图将我拥入怀里。

我抵住了他，那么倔强地拒绝着。

不远处，院子里，早已落了一地的雪茄烟灰，在地上随风卷滚着，飘散着，有人在无声地嘲笑。